

对于39岁的泰州市民朱文英来说,昨天是她等待了7年才终于等到的一天,因为能看见一个清晰世界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而更让朱文英激动的是,她接受的这枚眼角膜来自5·12地震灾区绵竹,是当地村民王恩为感恩而特地指定捐献给江苏的。

泰州到绵竹是1800公里,而远在两地的王恩和朱文英之间,一枚500微米厚的眼角膜却已经将这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朱文英受捐的这枚眼角膜,不仅意味着她一个人光明梦想的实现,也是绵竹村民王恩遗愿的完成。昨天下午,记者赶赴泰州采访刚刚接受完手术的朱文英时,她激动地说:“我也算是代表了江苏接受这枚眼角膜的,所以也是代表江苏接受了王恩对我们的感恩。”接受了王恩这份沉甸甸的感恩之情,而她的心理也涌起了一股感恩、感谢的暖流。

□快报记者 张瑜 泰州报道



朱文英正在接受手术 快报记者 张瑜 摄

灾区眼角膜,目光一样透明的感恩

受捐者朱文英:“我们与王恩家会成为一家人”

7年等来珍贵角膜

3月3日早晨8点左右,吃过早饭的朱文英正在收拾碗筷,丈夫闵红喜早就去自家的报刊亭看摊照顾生意去了。突然房间里响起一阵手机铃声,朱文英模糊的眼睛看不清来电显示的号码,可一接通电话后,她便听出来了,那边是泰州市人民医院眼科的曹国平医生。“啊!有眼角膜了?可以做手术了?”朱文英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因为曹医生告诉她,现在一位来自地震灾区的绵竹村民向江苏捐献一枚眼角膜,而按照医院排队登记的结果,恰好是朱文英可以接受这枚珍贵的眼角膜。

朱文英赶忙跌跌撞撞地跑到报刊亭,告诉丈夫这个好消息,平常走路她都特别慢,因为看不清路怕撞到什么东西,可这天她的确太激动了。“好啊,你终于快要能看到一个清晰的世界了。”闵红喜也为妻子感到高兴。“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在想,哪天我的眼睛要是睁开时不模糊就好了。”朱文英说,她做梦都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朱文英和闵红喜都是泰州人,家就在泰州市的莲花五号区,夫妻俩有个14岁的儿子。一家三口的生活平淡却很幸福,只是除了妻子朱文英模糊不清的眼睛。闵红喜是个朴实的男人,早在结婚时他就知道朱文英的眼病,可他说没事,有病可以治疗。结婚后他有个愿望,那就是多挣钱,以便早日给妻子治好眼睛。

朱文英所患的病叫先天性角膜变性症。可从她生到上小学,朱文英与别的孩子拥有同样明亮健康的双眼。小学三年级时,她才感觉看黑板有点模糊。“孩子这么小,不会已经是近视眼了吧?”爸爸带她检查视力后,当场就给她配了副近视眼镜。“可戴上眼镜也不管用,因为我并不是近视。”朱文英说。后来,朱文英的爸爸带她去医院检查眼睛时才知道,女儿的眼睛是患病了,可医生说这病没法根治好,除非移植角膜。当时朱文英只是有点看不清黑板,眼病还没影响到她的正常生活,于是一直也没去看病。

直到2003年,朱文英感觉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时越来越模糊,她就找到了泰州市人民医院的曹国平医生。鉴于朱文英眼病的情况,曹医生帮朱文英在医院做了

等待角膜手术的登记,另外,他还为朱文英在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做了登记。

2005年,曹国平医生为朱文英争取到了一枚眼角膜,并亲自为朱文英做了右眼的角膜移植手术。很快,朱文英睁开眼睛后,看到了比原来清晰数倍的世界,她激动地想:“什么时候我的另一只眼睛也能这么清晰呢?”

右眼的情况虽然好转,但近几年,朱文英的左眼视力却在急速下降,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她看东西时已相当模糊。如果蒙住右眼只用左眼看,一米开外的物体她都没法分辨。

今年2月26日,朱文英再次来到医院找曹医生做眼睛的例行检查,同时也是来问下医院是否有合适的角膜可以手术。这次检查让朱文英有点情绪低落,她的左眼视力已经只有0.02了。可朱文英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做完眼科检查后的第二天,即2月27日凌晨1点44分,远在1800公里之外的四川省绵竹市土门镇天宝村里,村民王恩离世,他生前曾指定要将自己一只眼角膜捐献给江苏。

而就在4天后,朱文英接到了曹医生的电话:可以手术了,角膜就来自绵竹。

尝够了看不清世界的苦

朱文英初中毕业时正好17岁,那时的她视力已经下降到左眼0.1、右眼0.2了。好在她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泰州的一家国有印刷厂上班,每月两三百元的工资。而在这家印刷厂,朱文英一干就是十多年,“车间的主任和同事知道我眼睛不好,对我特别照顾,他们从没因为我眼睛不好做事慢而嫌弃我。”朱文英说,她上班也特别认真,那时还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就在此期间,在别人介绍下,她认识了钢厂钳工闵红喜。1995年,两人结婚,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2001年,印刷厂破产,朱文英下岗了。儿子马上就读小学了,她没法看着丈夫一个人忙。于是她应聘到一家私人超市当理货员。可没多久她就辞职了,“超市不说明,但肯定对我眼睛有意见,而我也有点不大好意思了。”然而祸不单行的是,2002年,丈夫闵红喜也下岗了。无奈之下,夫妻俩承包了小区内一间报刊亭,做点小生意,至少先维持着基本生活。

朱文英眼病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没法看清周围的世界,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不便。之前在单位上班时,因为眼睛不好她做事就比较慢,为完成同样的任务,她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后来跟丈夫一起经营报刊亭时,她只是打下手,“我根本没法看清账本,也没法收钱、卖东西。”朱文英说。

前几年,白天朱文英还会出门逛逛市场买菜,可每次她出去都特别小心。有一次,朱文英骑自行车出门,虽然速度不快,可她根本就看不见路上放置的禁止通行标志,更没注意到路中间还拉了一根铁丝。朱文英就骑车径直闯了过去,结果铁丝正好挡在朱文英脖子,差点划伤了她的喉咙。聊起这段经历,朱文英躺在病床上不住叹气:“停车后我就很难受,心里着急啊,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眼前的那根铁丝。”

闵红喜也在一旁笑着讲妻子的“糗事”,他说家里有一辆“遍体鳞伤”的电动车,车灯和挡风板都被撞碎了。“都是她撞坏的。”闵红喜说,“我儿子小时候都不愿坐她骑的车,因为她总是看不清路,指不定何时就撞倒前面人家的车子了。”最近几年,朱文英开始减少出门了,她实在是不想再“惹麻烦”。

儿子是朱文英的希望

“如果不是因为我眼睛不好,说不定我早年就会继续读高中,然后还能考上大学呢!”朱文英觉得眼睛的问题,直接导致她没法正常读书,这成为她人生的一个遗憾。

“后来,我发现因为看不清书本上的字,就没法指导儿子,不能辅导他学习,他爸爸也没空管,孩子从小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最大的遗憾。”

朱文英的儿子今年14岁,正读初二。她说儿子有点调皮爱玩,不爱看书学习。朱文英坦言,可能自己对儿子的管教方式也有问题,导致孩子有点逆反心理。朱文英一直觉得自己当初是因为眼睛没法读书,而儿子健康聪明,有更好的条件去读大学。潜意识里,她也希望自己当年的愿望能在儿子身上实现。

“可儿子很聪明啊,慢慢也开始懂事了。”这次朱文英住院,丈

夫来医院照顾她后,家里的报刊亭就没人看管了,有订报的或者订牛奶的人还是要取东西的,于是儿子自告奋勇去照看报刊亭。临手术前,儿子给朱文英打电话说:“妈妈,加油!”这让朱文英格外欣慰。

“我因为这个病,脾气有点暴躁。”朱文英告诉记者,作为妻子她没法帮助丈夫分担家庭的重担,作为母亲她没法照顾好儿子的学习生活,“我的压力挺大的,尤其是经济方面。”

朱文英一家三口住的房子是十来年前分的拆迁房,因为没钱,至今都没有装修过。现在朱文英家里所有的开支就靠报刊亭,每月除去6000元左右的租金,也就剩下1000多元,刚够三口人的基本生活。“说起来我还觉得不好意思,平时我都很少买肉,还是娘家父母时常会送点过来。”朱文英觉得特别愧疚,“尤其孩子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王恩是金子中的金子”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于王恩,我除了感动就是感谢。”昨天下午,已经完成手术的朱文英心情很平静。“我是代表江苏接受王恩的感恩了,可是我怎么感谢他和他的家人呢?”朱文英说,因为在3月5日上午,记者当时正在绵竹王恩的家中采访,当时已经在泰州市人民医院等候手术的朱文英与张楠通了电话,朱文英说希望以后找机会去看望张楠一家,但是这个要求被张楠当即拒绝了。

“我看过很多关于王恩的报道,这个人简直就是金子中的金子。看得出来,这一家人都是善良的好人,他们做这件事真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看出他根本是不求任何回报的。”闵红喜告诉记者,他尊重张楠的意思,同时也特别理解张楠不愿见他们的原因。

闵红喜告诉记者,他想了一个既不伤害张楠自尊又能尽量让她接受的方式。他说等过一段时间后,他们一家要通过泰州和绵竹的红十字会,向张楠家捐一部分钱。“就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而不是以我们家的名义。”闵红喜说。

“我们虽然也不是很宽裕,可我一定要对他们表示下自己的心意。”朱文英说,“移植上了王恩的眼角膜,我希望我和王恩的家属能成为一家人。”

(王恩、张楠为化名)

》现场特写

感恩眼角膜植入 泰州市民眼中

昨天下午,绵竹村民王恩捐献的一枚眼角膜被成功移植到泰州市民朱文英的左眼中。王恩对江苏感恩的遗愿得以实现,而朱文英重见清晰世界的梦想也近在咫尺。泰州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曹国平告诉记者,角膜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昨天泰州上空飘起雪花,气温骤降到0℃,但泰州市民朱文英的心里却感到特别温暖。她说:“我期待着能重见清晰的世界,我更感谢这位捐献眼角膜的绵竹好人。”下午2点50分,泰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梅有宏将存放王恩眼角膜的冰壶交到泰州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华手中。随后,眼科主任曹国平医生将这枚角膜带进手术室,因为之前这枚眼角膜已经在成都康桥眼科医院完成了病例检测,可以直接进行临床移植。3点10分,朱文英被推进手术室,眼科主任曹国平医生主刀手术。4点20分,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结束,王恩捐赠的那枚眼角膜已经成功移植到了朱文英的左眼中。

主刀医生曹国平走出手术室,他告诉记者:“手术非常顺利,手术过程中已经有部分角膜开始透明。术后,我们会为病人做好抗感染工作,如果恢复情况良好,一两天后就可以摘纱布,病人视力也会逐步恢复正常。”手术后的朱文英左眼被包上了纱布,但是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傍晚6点左右,正在病房中输液的朱文英接受了快报记者的采访。“手术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疼痛感,因为只有左眼打了麻药,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是清醒的。”朱文英说,因为经历了2005年的那次角膜移植手术,她并没有多少担心,尤其对主刀医生曹国平的医术特别放心。

朱文英的丈夫闵红喜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说他们一家三口都被王恩这种人间大爱所感动,“我们是接受了他感恩的眼角膜,我们更要学会感恩。”